

(上接 A05 版)

# 这些让女人又爱又恨的湖南方言啊……

爱怜疼惜各不同——

常德方言：酒坛坛儿、吃茶姑儿，都是爹妈的小棉袄



严清航

严清航，常德澧县人，中学高级教师，澧县城关中学副校长，长篇小说《白话连天》获第八届丁玲文学奖。

澧州方言是先祖们生活中信息交流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很大程度上，犹如“哑巴谈恋爱，嘴巴一揪，那个意思就飞去了”。乡党易懂，彼此交流的话语中，对于同一物事的指代，往往因人而异，因情景不同而非。这一现象很多见，譬如说澧州先祖们对于“女儿”的称呼就有很多种，至今不少乡党还念在口头上，而至于大多数新世纪的人，可能就不甚了了。

个人搜集的关于“女儿”的称呼，基本上就有姑娘、丫头、姑儿、酒坛坛儿、吃茶姑儿……等等，现一一辨述如下。

**姑娘。**这个称呼，与普通话中的称呼和指代无二致，不过

在澧州的方言之中，说起来还要轻柔一些，往往会加上“我家的……”来表示亲昵。这个轻柔很重要，说重了，意义可能就变了。因为澧州方言中，对于“姑娘”的说法，还有一种指代，是指结了婚的女子。正如小女儿天真无邪羞涩胆怯，结婚之后的女子泼辣大方“五毒俱全”一样，呢称呼叫的口气口吻也有着轻重善恶的差别，其中的细微，不可不察，否则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为了避免误会，方言中又将已婚的女子，称作了“姑娘家”，再一口舌彻底水土地域化，干脆变成了“姑娘嘎”。

**丫头。**本义是婢女，下等人。但是，在澧州方言中，却有了一种爱怜的亲情。特别是在普通百姓家，不仅称呼普遍，而且娇惯连连。富人家虽然也有女儿富养的习俗，但为了能够富贵无恙，常常信奉“贱名好养”的古俗，依然叫她们“丫头”，拳拳爱意，呼之欲出。

**姑儿(女子)。**这种称呼更加亲昵，与男儿(男子)相对，更加加重了称呼者对于女儿的殷殷希望。在那个长期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，只重男儿男子，然而，在澧州先祖这儿，把女儿也视作了“儿”、“子”，认为女儿(女子)也应该有同男儿一样的平等地位。管窥蠡测，澧州先祖的平权思想由此可见一斑。

**酒坛坛儿。**这样的称呼，可能是父亲的一个专利，也是父亲的

最大满足。也许，生活的全部乐趣，尽在此中了。“壶中日月长，袖里乾坤大”，父亲的后半生，就全指望女儿的孝敬和供奉了。不论是从实践经验来看还是从现代的观念来看，女儿的亲近，是最能够落到实处的一件事儿。很多时候，儿子是指望不上的，能够给你一碗饭吃饱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有酒、肉、菜等更高的奢望？酒坛坛儿，那可是源源不断的幸福哦！

**吃茶姑儿。**这是对于一个特殊阶段女子的独特称呼，可以界定为二八姝丽、豆蔻年华而又未婚的女子。根据澧州的风俗，女子结婚的时节，是要请亲朋好友吃茶的。吃茶是一个仪式，也是一个祝福的机会。结了婚的女子，就再没有享受“吃茶姑儿”这个称呼的资格了。而未发育成熟的小女子，距离结婚的法定年龄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而，也还没有资格享用这个称呼。正因这个称呼所含有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，澧州方言中据此产生了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歇后语，广泛应用于日常，叫做：“吃茶姑儿穿大腰裤——无事防有事。”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苏轼的这首七绝的意境，好似贴合澧州先祖们对于女儿爱怜疼惜的不尽情怀。

■ 专家点评

“菊花”不再高洁，“同志”也没了革命情谊——语言面貌更迭并不鲜见



彭泽园

彭泽园，湖南师范大学教授，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，中国语现代化学会副会长。

万物随时光变迁，语言也不例外。

湖南方言表示妻子的“堂客”，是家里大堂的客人。词的创造理据非常客气，尊重嫁到家里来的女性。而现在说普通话的人，却常用“堂客”来调侃比较现实，或是从语言到行为上都不那么讲究的女孩儿。

坨坨妹子，在方言中原本并无贬义，现在却常被人们用来形容身材不很标致，但是开朗不怕嘲笑的女性，是用故意贬低别人的手段获得语言幽默效果。

语言是信息工具，同时也是艺术，因为人类是有想象力、有趣味的精神动物。艺术性强的语言就变成文学，艺术性强的文字

就变成书法。无论什么语言，包括方言，以及相应的文字，都有这样的艺术。

语言临时的艺术用法久了，就可能改变语言面貌。现在我们不经过学习，便无法理解古代的汉语、其他方言地区的汉语，这就是语言使用和演变的结果。有时，语言的演变会让人难以接受，例如长沙方言的“挨晒”和“嗝嗝”，表示的是“奶奶”和“爷爷”，在衡山方言中却成了“妈妈”和“爸爸”(正在消失，被新的称呼取代)。

而在互联网时代，网络语言突出表现了语言的创新，例如“菊花”、“同志”等词汇出现的语义流变；而另一些创新则导致了泥沙俱下。例如把意思是“我操”的闽南方言叹词“哇塞”，无知地从台湾引进大陆普通话。又如，没有羞耻感地故意使用“草泥马”、“傻逼”等脏词。再如，骂了“你妈的”还不过瘾，还搬出了一个“你妹”。所以说，语言会不停地更新，哪怕骂人的话都在被包装，更何况方言呢？

最亲切原始的古音遗存——

娄底方言：一声“啲呀”，慈母启蒙最深情



黄诚

黄诚，娄底双峰人，地方文化爱好者，“土著民”微信公众号负责人。

娄底方言属老湘语中的娄邵片区，呈现出典型的“十里不同音”特点。细分而言，从东往西，双峰和娄星区为第一区，涟源为第二区，冷水江与新化为第三区。该地区方言与现代普通话差距较大，难以与之外的新湘语、官话或其他方言沟通。娄底方言对女性的称谓形式多样、来源广泛、生动活泼。不久前，“土著民”公众号就“娄底方言中对女性的

称谓”发起调查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
总体说来，娄底方言对女性的称谓，可分为群体称谓、个体称谓或相互称谓。群体称谓，比如老姥(姆)子，指代所有老年女性；堂客们、女人家，指所有已婚女性；妹啲(崽)、妹头细啲，指女孩。个体称谓，如：姆妈、娘佬子，指母亲；家娘，指丈夫的母亲；后来娘，指继母；嫚嫚，指父亲的妹妹；大娘，指母亲的姐姐；老姥(姆)、堂客，指妻子；满满，指丈夫的妹妹(而满叔则指丈夫的弟弟)；姨妹子，指妻子的妹妹，等等。相互称谓，比如叔伯姆，是兄弟妻子之间的称谓；姊妹，是姐妹之间的互称。

这些女性称谓，表现形式非常丰富，来源也很多样。

比如上文提到的“老姆”，实则为“老姥”，是古汉语词的遗存。“又尝在戴山见一老姥”(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)，“老姥”，即老年妇女。

娄底方言中有不少地方称母亲为“姆妈”、“嗯妈”，其来自于婴儿发出的第一声“妈妈”的呼唤。所以虽然是双音节词，但实则更

像是模拟一种声音，其首字只是一个鼻音前缀。这种构词方式，是最亲切、最原始、最具亲情味的。在双峰县青树坪方言中，还有直接把母亲唤作“啲呀”的，直接反映了母亲是孩子“啲呀学语”的第一导师。当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新一代娄底人已经很少用这些称呼了。

娄底方言中对人物称谓的来源，更多的是在名词后加上后缀，组合成一大批富有特色且有规律可循的方言词汇。

加后缀“啲”，在女性称呼中极为多见。如上文提到过的“妹啲”，又如“毛毛啲”，指婴儿。再如对近亲的称呼：“太啲”，指曾祖母；“嫚啲”，指父亲的姐姐；“姨啲”，指母亲的妹妹；“娣啲”，指叔叔的妻子；“伯啲”，指伯父的妻子，等等。在双峰县的青树坪、三塘铺、甘棠一带，对伯父的妻子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，“娘啲”。此外，后缀如加的是个“粒”字，则多有可爱之意，如“妹粒”、“妹粒牯”(均指小妹子)。

■ 编后

曾有人说，能够将越来越雷同的城市区分开来的，要么就是城市上空飘荡的食物香气，要么就是回响在耳边的各式方言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方言的价值一度被大众忽视。但现在，情况正悄悄地发生着改变。不久前，湖南著名主持人汪涵自掏465万元，发起湖南方言调查“響應”计划，引起文化界关注。而从官方到民间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，走入到保护方言、传承方言的队伍中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“国际母语日”活动正在中国各地开花，各省市电视台举办的“方言听写大赛”、“方言

歌曲创作大赛”妙趣横生，而在网络和各大社交平台上，也涌动着一波波“玩转”方言的热潮，一篇篇“某某地区方言六级考试”的帖子在微信朋友圈刷屏，一段段网友自发用方言配音的“汤姆猫”视频在网络上被疯转……

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方言是维系地方文化的纽带。它不仅为老一辈所津津乐道，也逐渐在年轻群体中复苏。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，在面对现实的巨大挑战和城市的陌生感时，一句乡音，往往能够带给他们满满的稳定感与踏实感——普通话支撑着我们走四方，但回过头来，乡音无改，才是承载乡愁的良药。



(在你的家乡，还有什么称呼女子们的有爱词语？扫描左侧二维码，关注今日女报官方微信，就可以和我们策方言、聊趣闻啦。)